

随笔

阳光的味道

□阿棉(宁夏银川)

朋友拥有了一处小院,心里很是欢喜。她一直向往田园生活,养养花,种种菜,晒晒太阳,或三五好友品茶,抛却凡尘里的聒噪。

那是冬天里最明朗的日子,风是温的,空气也是温的,天泛着净亮的蓝,几朵云晃悠悠。我们坐在院中廊檐下,正对着太阳,浅浅的金色漫过旷野,落在了仰起的脸庞,不消片刻,面颊已是绯红,整个人陷入了暖洋洋中。

四周静悄悄的,风从耳畔掠过,大地一览无余,深褐色的泥土有了正午的味道。天空忽蓝忽白,树干不再瑟缩,赤裸的枝条张望着,阳光正在眷顾。

一只鸟飞进巢里,留一声啼鸣偏落在半空,散开,不经意间,温润了冬日里的一切。我们默然而坐,享受着静谧和温暖,唯恐多余的声音,会惊走阳光。

多年前,母亲也有个小院,院里栽了牵牛花,种了茄子西红柿等低矮的菜苗,母亲没有种树。邻家栽了桃树,翠绿成荫,一到八月份,桃便笑盈盈地攀上墙头,舞动着丰腴,我垂涎的目光从未离开过。

我央求母亲,咱家也种点果树吧。母亲轻摇着头,淡淡地回了一句:“阳光会被关在门外的”。如果有树,繁茂的树叶会铺展在半空,只有几缕薄薄的光影从树隙间钻入。

母亲喜欢搬个小凳坐在院中,把自己置身在大片的阳光里,美其名曰:“晒暖”。

“你能闻到阳光的味道吗?”母亲的脸晒得微黑,眼睛却是亮亮的。

我摇摇头,眯着眼瞧向空中的太阳,这和平日里没多大区别。

“阳光的味道,就好像晒棉花的味道,温暖、干燥而清新。”母亲的回答,让我一怔,已经很久没有闻过棉花味了。

母亲的话,如蜻蜓点水,点在了那片记忆里。扎着小辫的我,穿着棉衣棉裤棉鞋,肥嘟嘟地奔跑在雪地上,脸蛋冻得通红,竟没感觉到冷。

每到夏季,母亲会从箱柜里找出冬日的棉袄,拆开,把棉花打成絮状,在烈日里晒几天,直到晒得蓬松柔软,再重新缝制。一件棉衣,拆拆缝缝,抵御了很多个寒冬。

“我们应该像棉花,在有阳光的日子多晒一晒,心里会敞亮不少。”母亲微仰着身体,倚坐在椅中,筐箩里的针线还在,落了一层淡淡的灰。

“阳光的味道,你闻到了吗?”我问身边的朋友,她和我并坐在阳光里,母亲曾经问过的话滑到了嘴边。

她吸吸鼻子,想了想,“阳光的味道,就是温暖吧。”

不同的人,闻到的阳光或许有不同的味道。在母亲看来,是为女儿晒棉花的味道。在我看来,是母亲把爱藏匿在阳光里,拥抱的味道。

小区里的老人们,如母亲般喜欢在冬日的阳光下晒暖。他们发着呆,享受着阴冷日子里的慰藉。或许在他们的内心,阳光的味道是沉淀过后的豁达,是岁月静好的从容。



斑斓。沙粒摄

微生活

年暖,心安

□张丹(福建厦门)

窗外的烟火次第升起,映亮了窗棂上的福字,也映亮了桌上那碗冒着热气的饺子——这是年的模样,是刻在骨子里的牵挂,是跨越山海也想奔赴的团圆。

小时候,最盼过年。盼着衣柜里新添的衣裳,盼着口袋里鼓鼓囊囊的压岁钱,盼着除夕夜餐桌上摆满的佳肴,更盼着一家人围坐在电视机前,说说笑笑。那时候,父母的肩膀还很挺拔,他们忙着贴春联、包饺子、备年货,哪怕再忙碌,脸上也挂着温柔的笑意,总把最好的都留给我们。

我总爱站在妈妈身边,看她揉面、擀皮,看她把调好的馅料小心翼翼地包进面皮里,指尖翻飞间,一个个圆润饱满的饺子便排起了长队。“慢点儿,别烫着”,妈妈总会笑着叮嘱,把刚出锅的饺子放进我的碗里,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模样,眼里满是宠溺。爸爸则忙着贴春联,我踮着脚尖,帮他递胶水、扶春联,他粗糙的大手握着我的小手,一点点调整着春联的位置。那时候的年,热闹又纯粹,以为这样的温暖会一直延续,以为父母会一直年轻,以为我们永远不会长大。

后来,我们渐渐长大,为了学业、为了工作,不得不奔赴远方,离家的脚步越来越远,回家的次数也越来越少。曾经盼着的年,渐渐变成了一种牵挂,一种期盼,期盼着能放下所有的忙碌,踏上回家的归途,再尝一尝妈妈包的饺子,再听一听他们的唠叨。

今年过年,我提前收拾好行囊,踏上了回家的火车。车厢里挤满了归心似箭的人,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疲惫,却也藏着期待,那一刻忽然明白,过年,从来都不是为了热闹,而是为了奔赴一场与家人的约定。

推开家门的那一刻,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。妈妈正站在灶台前忙碌,背影比记忆中佝偻了许多,可她回头看到我的那一刻,眼里瞬间泛起了光,笑容依旧温柔,和小时一模一样。“回来了就好,回来了就好”,她一边念叨着,一边快步走上前,接过我手里的行李,拉着我的手,絮絮叨叨地问着我在外的生活。爸爸坐在沙发上,看到我,嘴角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

除夕夜,窗外的烟火绚烂,屋内的灯光温暖柔和。一家人围坐在餐桌前,吃着饺子,聊着家常。爸爸不再像以前那样沉默寡言,会主动问我在外的工作和生活,会叮嘱我照顾好自己,不要太累;妈妈依旧絮絮叨叨,叮嘱我按时吃饭、按时休息。那一刻,没有喧嚣,没有忙碌,只有家人的陪伴,只有心底的温暖。

夜深了,家人都已入睡,我坐在窗前,望着窗外的月光,心底满是温柔与感动。原来,我们盼的从来都不是年,而是过年时的团圆,是家人的陪伴,是那份无论走多远,都有人在等你回家的牵挂。岁月匆匆,父母渐渐老去,我们渐渐长大,可那份刻在骨子里的亲情,从未改变。

四季

框住半阙春光

□廖柳(江西九江)

窗子是旧式的木格窗,朝南而立,规规矩矩地镶嵌在书桌之上。平时抬头就能看到这片景。早先框住的只是些枯枝,加上邻居灰白色的墙,就成了一幅没有生机的山水画。时间一长就感觉很压抑。

二月某天中午,烦躁地看向窗外。枯枝没有特殊的地方,一根细长的树枝上部有小米粒大小的凸起。树芽包颜色是浅褐色的,尖端带一点淡黄色。虽然它们小而弱,但是也有着坚定的信念。因为那颗小凸起的存在,我的心也变得平静下来了。

从此窗子就成为一幅渐渐展开的画卷。芽苞颜色从褐色变黄,再带上一些青色。在一个有风的清晨里,最勇敢的几粒花忽然“噗”的一声绽开了。不是盛开,而是微微地张开一两片小叶,蜷曲着,很薄,透出绿色的光,颜色很淡,就像刚泡开的绿茶尖上的颜色。

绿色逐渐连成一片,灰墙也变得柔和了。窗框里看到的景色并不是一幅静止的素描,而是有一种呼吸的节奏。主角已经不是一棵树了。有时会有几只麻雀飞过来,收起翅膀落在树枝上,压弯新长出的小枝又弹回来,抖动个不停。鸟儿不怕人,歪着头用亮晶晶的黑眼睛看着窗户里,然后就自己理

羽毛去了。灰喜鹊拖着长尾巴从窗前掠过,留下一道影子以及几声沙哑的叫声。

窗外很安静。书本摊开在案头,墨色浓重;茶杯中热气缓缓升起。有时埋头苦干,有时发呆坐看,目光长久地停留在一派春光明媚的景象上。心里空荡荡的,但又很充实。从早晨清冷的白金色到中午温暖的黄色再到傍晚深沉的紫色;风声由尖锐呼啸变成柔和摩挲最后几乎无声流动。我觉得自己也处在“时光”这个更大的窗子里了。动静结合,无时不有。

一扇窗中所见只是其中一角,是春天的一角。巷口之外的世界不可见,远方的山峦也看不见,更没有感觉到春天已经来临。但是这样又有什么关系呢?词中最美的地方并不是已写出来的部分,而是还未完全表达出来的地方。既定的方向下有着无限的想象空间。窗外的新绿、鸟叫,最能打动人心。严冰开始破裂,暖流在地下涌动,喧闹的季节正从含蓄的序曲中逐渐推向高潮。

又低头看书,阳光斜射进来,在纸上投下窗棂、树叶交错的影子。当整个树冠都染上了春天的颜色的时候,我想我应该又会想起此时此刻明朗而含蓄的心情。